

資治通鑑

冊五

世宗憲皇帝

卷一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
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春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

徭役比豐沛

復方
目翻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

山東悉平

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獲李憲吳漢等拔胸斬董憲
龐萌蓋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萌則山東平也拔

胸之上上逸
拔舒事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帝積苦兵間

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

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

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說文曰騰傳也數所角翻

公孫述屢移

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卽宣帝也

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

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

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

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又有奇復扶又翻

王

莽何足效乎

王莽自陳符命遣五威將帥班之天下

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

時人皆欲爲君事耳

卒讀曰粹

君日月已逝

謂已老也

妻子弱小

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

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

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

復戰

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

何則前死而成功愈

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

附威加山東

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用翻

遇更

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

雷翻吐

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

章句賓友處士

處昌呂翻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

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賢曰以竄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爲

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

賢曰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間古覓翻

使西州豪傑咸居心

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

沮在

呂翻

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益州

禹貢梁州之域也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

有王氏自潰之變矣

賢曰王氏即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

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

誘音西

急以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

賢曰巫山

在今夔州巫山縣東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

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

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

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

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東帝謂光武

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

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

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述做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

者述以爲兵故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

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

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

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

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

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哀帝時述以父任為郎好呼到翻少詩沼

翻習漢家故事出入灋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

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犍居言翻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

士暴露而先王愛子先王于況翻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

此大臣皆怨為述亡國張本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

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帝起兵徇潁川異降以為主簿為吾披荆棘定

關中為于偽翻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婁亭豆粥

虀沱河麥飯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卒與梓同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

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公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

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射而亦翻臣今

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為國家難乃日翻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

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

在此

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

三月公

孫述使田戎出江關

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

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

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

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

絕

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

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經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

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縣西述性

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

之勢也

須待也孰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為內應者呼火故翻

帝知其

終不為用乃謀討之

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

郡

志長安在維陽西九百五十里

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

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

疑故歛許及翻璽斯氏翻疑疑難故事故也復扶又翻事久允豫不決賢曰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

允允行貌也音淫余按允讀與猶同毛晃曰允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唐史以允豫之允音淫者誤也

歛遂發憤質責囂曰正也賢曰質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故以

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囂字恂字伯春質職日翻賢曰

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委質猶屈膝也又音摯

前刺囂刺七亦翻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歛歛徐杖節就車

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邯下甘翻囂將王遵諫曰君

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來歙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使疏

吏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翻

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易子而

食析骸而爨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

命哉重直用翻歛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

可按覆行下子孟翻說輸芮翻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為

資治通鑑四十一漢紀世祖光武皇帝四中華書局聚

偽翻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

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師古曰坻音丁計翻又音底伐木塞道

塞悉則翻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

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偽翻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難乃日翻少詩沼翻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所部郡縣各考覈其實也省減吏員縣國不

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

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大

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

同翻下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

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

守宰數見換易

卒與粹同數所角翻

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

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

劾

効戶槩翻

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

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

亟壞

天於紹翻卒讀曰粹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

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爲一世治直吏翻

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

代易頗簡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

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

謂十分而稅其一也

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見賢遍翻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

弇軍漆

賢曰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漆水在西

馮異軍柁邑祭遵軍

汧

賢曰汧水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城縣南汧苦堅翻

吳漢等還屯長安馮

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

人下隴

行姓也姓譜周有大行入之官其後氏焉

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

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

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怵伏小利

賢曰怵伏猶慣習也謂慣

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怵復也郭景純曰謂慣怵復爲之也怵居丑翻快音逝

遂欲深入若得栒邑

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孫武子之言

今先據城

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

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

卒讀曰猝

巡軍驚

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

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

長知兩翻

詔異進軍義渠

義渠縣屬

北地郡古義渠戎地也

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韃日逐王北地

上郡安定皆降

奧音郁韃居言翻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

臣幸得託先后末屬

謂孝文竇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

累世二千石臣

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復扶又翻故遣劉鈞口陳肝膽事見上卷

年上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

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

臣融雖無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

之主事姦偽之人分扶問翻背蒲妹翻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

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

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

高平賢曰高平縣屬安定後改為平高今原州縣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

席封間道通書姓譜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帝復遣封賜融友書

所以尉藉之甚厚尉與慰同尉安也藉薦也尉藉以安於身上藉以安於身下融乃與隗

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賢曰謂漢遭王莽篡

奪也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

於將軍者良為此也為于偽翻而忿悁之間悁悁也吉縣翻躁急也改

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

委棄也成就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

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

功而立此逆謀也

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

易

鼓翻

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

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

負恃也易輕也恃遠

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

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

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

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

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

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

謂憂之之過而言之甚切將以爲德而反以取怨也

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

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

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

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

城太守據其郡竊賂遺封何與結盟欲發其衆零音隣

因並河揚威武

賢曰並蒲浪翻

伺候車

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

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

融祖父墳墓在扶風

數馳輕使致遺四

方珍羞

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梁統猶恐衆

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

張玄隗囂使刺七亦翻

遂與隗囂絕皆

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

先悉薦翻

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

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

爲于僞翻

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

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

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

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

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

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

說輸

芮翻為于偽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使謀而來以離囂支黨

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

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

隗囂字季

孟賢曰表猶標也言為標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背蒲妹翻常懼海內切齒思相

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

遺于季翻

乃聞季孟歸

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

賢曰王元字游翁據隗囂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

字也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

所謂以九泥封函谷關也

以今而觀

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

間古莫翻

過存伯春

存存問也時囚囂子恂於河內伯春

恂字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

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

號戶刀翻

又說其

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

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

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

同分羹之事乎

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樂羊也余謂此正引高帝答項羽之事

季孟

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

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卽其所常言以感人悟物者而窮其本情

而今

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

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事見上卷四年賢曰愧猶

辱也今更共陸陸往附之

賢曰陸陸猶碌碌也

將難爲顏乎

言將有若慚色也

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爲質也

復扶又翻質音致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

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

怨家之朝乎

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字林曰併音卑正翻朝直遙翻

今國家待春卿

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

牛孺卿字孺卿說輸芮

翻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